

中西女神图像比较探微

东西方的文化艺术虽然存在很大差异，但有一个现象却是同一的，即人类在成长过程中都曾经历过对女性神祇的崇拜阶段，并留下了与之相关的大量传说与图像，而图像本身又以其异于文字的视觉直观性与空间确定性反映出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内涵。

一、“神兽一体”与“神人同形同性”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女娲补天”的传说无疑是流传最久的一个，从《淮南子·览冥训》记载上不难看出，女娲首先是以一个英雄的形象出现的，她承担了补天、为民除害等重任，同时又强调了她是中华民族的生殖繁衍之神。而当这位“功劳上达九天、下到黄泉”的慈爱、谦逊、伟大的人类母亲出现在汉代的帛画和画像石上时，竟然都是一副人首蛇身样。而这种“神兽合一”的造型特点同样出现在西王母形象的塑造上，如果按照《山海经》中的记载，其远古时的形象已然为“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

女娲的人首蛇身和西王母的虎齿豹尾等外观不仅使得这些女神身上带上了一种神秘怪异的原始色彩，令人望而生敬且生畏，而且在人们惊叹其拥有超人般英雄气概的同时也极易忘却其原为女儿之身。

如果就造型艺术中的女神形象而言，与汉代可作平行比较的应是古代希腊，其雕刻中大量的女神形象，无论是着衣的还是裸体的，都仿佛是将生命注入了大理石，均表现出少女或少妇亭亭玉立、丰满健壮的体态特征。无论是菲狄亚斯的《命运三女神》通过“湿衣法”来反衬女性人体的健康与活力，还是迎着大海展开双翼的《萨摩色雷斯岛的胜利女神》，除了神话所赋予她们神祇的职能之外，女神即女人，她们年轻美丽、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给人留下的是可触可感的鲜活印象，神人之间是同形同性的。

二、“母性情怀”与“美的裸裎”

当女娲形象大量地出现在汉代画像石上时，通常是与伏羲作人首蛇身、相向交尾、二神合一状。显然，她是作为人类始祖神的身份出现的。同时从《绎史》、《路史后记》以及《礼记》中的记载上可得知女娲不但造出了人，而且还是位婚姻之神。这种形象至今还以剪纸诸如“抓髻娃娃”、“喜娃娃”等形式留存在民间。而在山西吉县的原始岩画上的女娲形象，两臂上举，两腿叉开的分娩姿势又恰似抓髻娃

娃的原型，其胯下所描绘的密密麻麻像繁星似的小点应代表着一个个生命，象征着子孙繁衍。至于在以后出现的散布于全国的女娲庙、女娲陵、娲皇宫等处的女娲塑像也基本上沿用了初始时便已为人母的造型，多表现她平和、慈爱、宽容的母性情态。

在希腊众女神雕像中，作为“美的裸裎”的代表——阿佛罗狄忒从古典盛期开始，如《在花园中的阿佛罗狄忒》就已非常注重对其“性感”的刻画了：整个身体呈现出一波三折的动态，长裙的吊带有意从右肩滑落，以显露出饱满的乳房。单薄轻透的衣裙紧贴在少女温润的肌肤上，仿佛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和脉搏。至于在后来相关作品的塑造中，世俗的意味已非常浓郁，她们不仅裸裎而且刻意凸显美艳和肉感，如这类题材的巅峰之作《米罗的阿佛罗狄忒》，其面部表情既妩媚典雅又庄严理性的特质与整个身体的婀娜曲线，使作品形成了一种自由和谐、强弱交替、形影错落的节奏感，在体现少妇特有的成熟丰满的风韵时也传达了希腊人创作时的热情与激动。

阿佛罗狄忒在古希腊神话中是掌管爱情、婚姻、生育等的女神，从其职能上来看应与女娲相对应。但她作为“爱”与“美”之神，无论是神话本身还是雕刻作品都更多地强调了其女性的或典雅或妖娆等情态，似乎已经忘了她也是人之母。

在此就会发现中西女神身上的最大不同：中国的女神虽有奉献精神但对爱情似乎很冷漠，有的虽生下了伟大的儿子（如姜嫄之子为后稷），但在心理层面上讲依然是“处女”，因为从未描绘过她们的两性生活，更未有希腊主神宙斯身边众多妻妾与情妇们所曾经经历过的爱情冒险，由此中国古代便用婚姻之神替代了西方的爱情之神。

三、地域环境、民族心理与文化审美

上古时期的中国，人们就以农耕为主要生存手段，对土地的依赖性极大。我们的祖先虽然可以在风调雨顺的前提下维持温饱，但面对大自然的任何一次“发威”，都会使其生活受到重创，这样便形成了中国人厚重、深沉、内敛的性格以及务实而理性的生活理念。因此中国人对神的信仰往往是功利性的，所以当女娲、西王母等女神以一种半人半兽的形象出现时，她们身上首先表现

的应是可以为人类消灾避难、驱邪护民的英雄气质，其次是种族繁衍、长生不老希望的寄托。因此，人们在忽略自身的能力、欲望和情感需求时，也就忽略了女神作为女性所应有的“性”征。

相比之下，古希腊的地理特点决定了这个奴隶制的城邦国家在经济上基本上是以手工业和航海贸易为主，加之宜人的气候，古希腊人创造了不同于中国内陆农耕文化的海洋文明。随着对外贸易和殖民的掠夺，希腊人便形成了开拓、进取、乐观、享乐的性格，因此在艺术中表现女神在内的神祇时，均会强调其具有强烈的冒险精神和占有欲望等特点。同时希腊人的世界观中充分肯定人的伟大与崇高，颂神即赞己，于是雕刻中“神人同形同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中国女神要比希腊女神更受尊崇，这与神话产生的历史时期有关。因为中国神话多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而古希腊神话则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当女娲补天造人、精卫衔石填海、西王母拥有长生不老之药、后土可使风调雨顺、大地丰产之时，她们已然是拯救人类英雄的化身！当然人类生活在那个只知生母的时期，女性在社会中的主导及领导地位自不待言。而希腊神话产生时，男性已是社会的领导者，所以神话一定是以男神为中心或以父亲的血统来铺陈整个神祇系统的，甚至还把造人的功劳都归于男神普罗米修斯，而且他们创造出来的第一个女人潘多拉的亮相就显然表露了一种尊男抑女的思想。因此这个特点也会体现在各位女神身上，她们为了一己之爱可以不顾及他人，甚至不择手段。至于在女神雕像上刻意强调视觉上女性形体的感官效应，则表明了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后，随着私有观念的萌芽，人自身（主要是女性）的美逐渐地显示出了它的商品价值，女性的“被欣赏”由最初较为偏狭的占有也逐渐升华为一种侧重于审美的追求，于是便呈现出诸多“美的裸裎”。

神话作为人类童年时代基于现实之上的想象，在这些“女神”图像身上不仅承载了中西或精神或视觉的审美意趣，同时更是二者生存环境、经济基础、民族心理、文化底蕴等诸多因素差异的使然。□

武丽敏 山西晋中学院美术学院